

盧光輝訪問

日期：2008年12月23日

時間：下午3:20 – 4:50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 D3-1/F-31

受訪者：盧光輝先生(盧)

訪問者：梁操雅博士(梁)、黃浩然先生(黃)、陳嘉欣小姐(陳)

梁：我希望從一個校友的視角看師訓的發展，不知盧校長有沒有什麼意見？

盧：我認為 HERITAGE 是很有意思的。我現在是柏師校友會的主席，校友會從前都舉辦過一些文物展覽，因此再要辦應該不是太難。可是有些校友不希望把文物捐贈，展覽完畢便要取回，但好像我的卻沒有所謂，因為那些只是身外物。

我是柏師第一屆的畢業生，當時是一年制，但卻知道自己的不足，正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我們的「困」是當我們教書時的說服力不足。因此當時一年制的畢業生，大多會再到三年制的官立文商夜學院進修。這個夜學院的功用很大。因為在柏師的一年之間，有十個星期實習，有十個星期是假期，正式上課的日子只有三十個星期左右。

當時的實習是分開兩次的，第一次的實習是四個星期，實習完畢後便要回校上課，分享實習的經驗。第二次的實習有六個星期，因此學習時間很緊逼，上課之外其他活動一概不能做。我當時很喜歡打壘球的，但在師範讀書時也沒有時間上球場，可見當時讀書的壓力有多大。

當時中學會考一放榜隨即便是教育學院放榜，接著就說要去上課了，但那時只有廿一歲，甚麼都不會，只因當時需要大量合格的認可教師，所以便急就章，大量製造，但當中有很多人覺得自己的不足。當然，教育學院畢業後，不可以立即拿到證書，必須要有兩年教學經驗，而且經過導師的視導認可，才可領取畢業證書。但在唸文商的時候，何雅明先生曾打趣道：「你們現在有資格當校長了。」即是暗示那些一年制的畢業生，當上校長是很困難的事，除非經過三年文商的洗禮，那才有機會。而那三年的學習真是非常有用，雖說是「Government Evening School of High Chinese Studies」但其實是中英文都兼顧，我記得第二年是何雅明先生當班主任，第三年就是周刁玉珍當我們英文科的導師，可見當時導師的陣容是非常雄厚。要知道夜校的時間並不充裕，在這三年當中它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書目，及推介

了不少書籍。所以在沒有機會唸大學的情況下，憑著這三年在官立文商的學習，方才可稍稍接得上，因為一年的時間真的不夠。

梁： 稍為岔開一下話題，你們當時是一年制，在學時並沒有唸文商，是之後才去唸文商的。

盧： 之後有四年的時間我是在私校任教，因為當時官立教席很少，我們畢業時只有數個教席空缺，而津貼學校教席亦是很少，所以很多畢業的同學被迫去教私校。但私校的一個好處是半日制.....

梁： 但 60 年代官校也好像是半日制的。

盧： 這我就知道了，因為我是教英文中學的，是半日制的.....

梁： 原來是教英文中學，已可以教中學的嗎？

盧： 可以教中學，可以教到中三的。

梁： 那實習的時候是否又是一次中學、一次小學？

盧： 不，兩次都是小學。但課程就是可以教到中三為止，有很多同學也是這樣。就是因為下午不用上課，我們就趁這個機會去唸文商。

梁： 至於你畢業後那兩年的「實習」，是不是學院替你找到學校的？還是自己找的？

盧： 全部「放牛上山」，自己去找的，我最記得一句說話「學校不是薦人館」，因為當時太多畢業生去求助，說找不到教席，有位導師就說「要靠自己，學校不能給予你們太多幫助，學校不是薦人館」。當時有四年時間在私校任教，其中三年在自己的母校，當年叫「九龍英文書院」在官涌，但現在已經沒有了，其中一年就在中華基督教會所辦的「何福堂書院」，現在仍尚在。

梁： 對，在屯門青山那邊。

盧： 當時仍未轉津貼學校，當然現在已經轉了，當時給予的薪酬已是津貼學校的薪酬，即是月薪 675 元。675 元在當時來說是很好的薪酬，免費住宿。我覺得是相當不錯。但有一個規矩就是，所有年青老師都要住宿，當時校長認為老師住宿，能夠提供更貼身的教學，所以大部份老師超過百分之九

十，除了有家室的，都是入住宿舍的。

黃：即是學生也要住宿的。

盧：有部份學生，約八十多個學生，家境十分富裕，他們太頑皮，家長管教不來，所以送來寄宿讓舍監、老師去管教。

梁：那你當時是不是教了兩年便可領取證書，還是你的情況是需要四年？

盧：我教了四年方才記起要去領證書，因為我當時覺得自己在私校任教，並不是正規。所以我教了四年之後，才去紅磡鶴園街的校舍，找吳廣源校長，他說：「為什麼你這麼遲來。」我說：「我教私校，我怕學院不承認」他說：「怎麼會不認可！」然後給他翻閱過有關的資料，他便在文件夾中找出我的證書，蓋回日期印章，所以我是 65 年才拿到畢業證書的。而這張畢業證書我也打算贈予你們學院的博物館，這也是滿有趣的，61 年畢業，65 年才領取畢業證書，這是因為我也心怯，又不是官校、津校的資歷，這是自己知道自己能力不足，你也知道那些私校只是「野雞」學校、學店而已。

梁：但何福堂也是一間相當有規模的私校。

盧：相當有規模，當年的校長是一位牧師，他叫我不要去教中學，我問：「為什麼？是不是有甚麼地方教得不好？」他說：「不是，你教中學學歷是排最低的，我介紹你去教中華基督教會的小學，那你的資歷就是排前頭了。」因為我有唸官立文商。既然如此，我便去教小學。在秀茂坪教了十年小學，便升任學長，總共當了廿五年的校長，這是天意，如果我一直在中學任教，便沒有機會當校長了。

梁：那位校長也是非常難得，可以如此海量，推薦一位自己的教師去教小學，他可要損失一位好教師。

盧：那位校長為什麼聘請我，是因為他要去美國。他最後在 9 月 5 日登報招聘，我 9 月 3 日已看到有關的招聘，當時我已經寄了百多封申請信出去，但都沒有回覆，到 9 月 5 日我接到他的電話，說「立即來見工，可以教體育、英文是非常適合，因為我要去美國了」那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去美國，可能我是最後一個聘請的老師，那就立即上班了。那我為什麼喜歡那間中學呢？因為它有游泳池、足球場、跑道、網球場，你說有多好。

梁：何福堂可佔了一個山頭。

盧：對，直至現在也是，如果說校舍，真是不賴的。自己主修是體育，面對這樣的校舍，當然是十分喜歡。

梁：那你是主修體育和英文？

盧：只是體育，沒有英文。只可選修一科，其他的教育心理、教學法當然是必修的。所以我們是吃虧的，因為羅師可選修兩科.....

梁：但羅師是兩年制。

盧：也有一年制的，因為當年要大量製造，好像和我們同期的也有一年制，不過幾年以後就沒有了。

梁：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為什麼你會選擇入讀師範？而且以一年制來說，其實你畢業後，你的年紀也不會比你的學生大很多。

盧：對，就像是朋友的關係，有些學生甚至比我高大。但我在私校主要都是教英文，理由很簡單，是因為我在會考中英文科拿到 C 的成績，而我聽教育署的說法是：如果在英文書院英文科拿到 C 的成績，便可去教英文，因為當時主修英文的人不多，英文老師不夠。

梁：這也可見香港教育制度的不足，未能專科專教，有一些老師尚欠幾堂課，就找一些未學過該科的老師去教。

盧：對，例如當時的美勞、體育、音樂甚麼人都可以去教，見你還欠幾課，便安排些美勞科、音樂科去湊夠數目。我們叫這做「分豬肉」，現在當然不可以。

梁：換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師也是盡心盡力，會自行去自修的。

盧：所以很有趣，我們主修體育，但上課節數反而少，但英文課節反而較多，因為當時小學十分欠缺主修英語的老師，一直至七、八十年代都是缺乏英語和體育老師，所以是十分吃香的，特別是音樂老師，因為制度收緊了，一定要是會彈琴，學到指定的級數，才可任教音樂科，現在甚至要試唱。

梁：那當時 60 年代的社會狀況又如何？

盧：當時教書是「High pay job」的，我母校給予我的入職薪酬是 400 元，至於那

些沒有唸過師訓的，入職只有 200 元。他們就大賣廣告說自己學校有師範的畢業生任教，但沒說有多少個，到了第三年的時候薪酬是 450 元，而我當時就認為在母校已經任教 3 年，應該轉換新環境，便毅然辭職。憑信心寫了百多封英文求職信寄出去，結果何福堂給予我回覆，但之後觀塘的基法小學的余啓瑞校長打電話給我，叫我上任，我說：「不成了，我已經簽約了，我要守信約。」兩間學校也是同一個教會的，也不好意思去爭。這也不過是一兩天內的事，如果我沒有簽約，我就會去基法小學，因為畢竟也是津貼學校

梁： 那唸師範的時候，你修體育，英文、中文就一定要唸.....

盧： 沒有英文唸，那是選修科來的。中文、數學、自然、社會一定要讀。

梁： 而這種課程和當時葛師有甚麼分別？我聽李百強說，葛師也是一年制的。

盧： 因為我們(柏師)第一屆有三個月都是都葛師裡上課，我們的校服也是葛師的校服，因為當時我們第三師範學院是附屬葛師的，過了聖誕之後就分了 187 人去第三師範學院，其實課程上的種種也是與葛師看齊的，一點分別也沒有，但是我們沒有音樂和木工，因為我們的校舍是借老虎岩官立小學的第四、五、六層及天台，第一至三層是小學，實在是非常簡陋。甚至我們的圖書館是沒有書的，是我們畢業以後捐錢予母校買書的，我們學生會發動捐錢，當時我們有生活津貼，我也有 140 元，可以不用花家裡的錢，飯錢和交通費也是足夠的。

梁： 另外我覺得你們校友十分齊心，即使不是同一間院校出身，但也非常合拍，是否因為初期這種學院之間的借用，還是圈子太小，大家都會認識？

盧： 當時畢業的人數少，畢業出來只有 187 人，還有一小部份人要補考，但補考的人不是太多，只是有一些科目考得不理想...也不是說不讓他們畢業，只是拿不到畢業證書，要他們第二年回來補考之類。因為人少，所以凝聚力便強。但如果學生太多，便不好辦，以小學為例，數百個學生就容易處理，因為像一個大家庭，但現在那些超千禧學校，你說怎麼辦？我覺得小學不可能辦這些超千禧的，即使美國、英國的名校也不過三百多人，因為小學不可以大規模，要小班教學，也要少班，像我二十年前去伯明翰參觀學校那位校長可以記得每位學生的名字。

梁： 也可見到當時六、七十年代對教育看得很重，我是唸 St. Paul Boy's 的，我的中學時期也有很多師範畢業的同學，例如：張志立，你聽過了沒有？

盧：聽過，他是教數學的。

梁：也有兩位女士，有位叫 **Bonnie Siu**，這位可能是比較後期的，因為我唸初中時正是大概 63-65 年，例如鄭天健等.....

盧：我是唸「野雞」學校、學店的，我不就是說官涌那間「九龍英文書院」嗎，她唯一一科強項便是英文，因為它聘請了很多那些將軍、軍官的太太來任教，那些女士們十分盡責，我們那時稱她們為「鬼婆」。但別的「野雞」學校都師都是得過且過，因為薪酬低，又無心教學等等。

梁：不過「九龍英文書院」也不是一所質素差的學校，與你所說的學店是有所不同的。

盧：也算是有一點規模，也有分校，而當中的強項也是英文，我們每個人都要有一個英文名，而那些「鬼婆」又不會我們的白話，我們一定要用英文溝通，所以由中三開始便要說英文。

梁：所以說香港人在語言方面很有量度，在一群人中只要有一個人用英語，別人也會遷就，其實香港人的語文基礎並不壞，語言水平的高低就是另一回事。

盧：當時總之是私校便叫學店，不論辦得好壞與否，因為都是看在錢的份上。而學生當中，有一群放學後會自動自覺去圖書館借書看，我常去的一間是英國文化協會的圖書館，在油麻地彌敦道，那一間我是一年四季都會去借書、閱覽雜誌等，一定會帶著一本小字典，我習慣不會寫下來，我是用強記的方式，這可強迫自己記著字的解釋。

梁：這也是當時的特色，我記得我有一位同學都是這樣子，我們在學校每星期也有一課早禱，他坐在上層，他不去看經文，而是在讀字典.....不過這又扯得太遠了，不知道盧校長在教學的生涯中有沒有一些教學的片段與香港當時的社會有關？

盧：在秀茂坪的十年，人們當時說這是紅番區，那些家庭都是一些九龍灣火災後上樓的災民.....

梁：那時應該是 66、67 年吧？

盧： 65 年就搬上去。當時那些九龍灣木屋區的孩子質數參差，但是校長很有遠見和信心，初時我們看見那些孩子都搖頭，大嘆不知怎樣去教，他們很多都水上人，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船上，走路還是像鴨子一樣擺來擺去的。但校長說了一句勉勵的說話「死馬當生馬醫」，這句說話可重要了，每逢開會總有很多老師說教得很辛苦、這群孩子很難教。我們這群老師差不多有三份一是身兼社工的，家庭不和、虐兒、沒有飯吃等等，甚麼問題都遇見過。

學生遇上問題一定是去班主任的，曾經有一個學生家中沒有米，我跟校長說那位學生家中沒有米，那怎麼辦，校長便說買一包送上他家中，但千萬不要給錢，給了錢他父親也會拿著去買酒喝。那我就買了一包米，跟學生說，叫他不要做聲，我放學後和他一起回家，到了他家一看，真是甚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煲、幾片很鹹的牙帶魚，真的是一顆米也沒有。那我放下那包米給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固然是十分擔憂，那個年代的潮州人都是不顧家的，整天游手好閒，家中事無大小都是家裡的潮州婆去管理的，所以她們打理整個家庭，是十分辛苦的，而秀茂坪就是有十分多這一類的家庭。

又曾經有一位學生跟我說會考沒有手錶可用，我說那拿一個時鐘去，不一定要用手錶，但他說家裡甚麼都沒有。那我說好吧，放學後跟我來，我去買了一隻手錶送給他，是「得其利是」的大碼錶，他現在當了醫生仍然帶著這隻手錶，不過那個錶芯已經換了，我對他說：「你就換了這隻錶吧。」他說：「不，我要讓我的孩子知道我小時候是多麼窮，要盧主任送手錶給我。」當時我也很年輕，不過廿來歲，看到這些家庭真的感到非常愕然，那些孩子唸書是有天份的，你會不會幫助他們？即使沒有天份的都會去幫助，可況是有天份的。那些唸得不好的我們一樣幫助，最可憐的是家中沒有米的孩子，不單我一個這樣做，每一個老師都有這樣的心意去幫助同學。

我們那個年代的家庭狀況真的很差，我在那裡十年，然後我就在黃大仙區的基聯小學當了五年校長，即是現在基協中學的斜對面，現在已拆卸了。那些家庭的背景黑到不得了，很多黑社會。

梁： 那個時候是廉租屋還是徙置區？

盧： 徙置區，只是給地下的一層當校舍，二樓以上就是住宅。

梁： 所以就是說以前有天台學校，又有地下學校，地下學校就比天台學校好，就不用淋雨。

盧：不過甚麼東西都會丟下來，又有砧板、菜刀、衣裳竹等等。那個年代當校長可辛苦了，我不是黑道中人幫不到學生去「洗底」，不過我可以去「恐嚇」他們的父母，例如有一對父母來跟我說：「六年級某班的一個學生打我孩子，我現在來通知校長你一聲，一會放學後我就去『拈』他。」

那我就問：「『拈』哪一個學生？你去『拈』他？我告訴你，他家裡的背景黑到不得了，除非你『拈』了他之後，你兒子便不再回來學校唸書，我難保他不會來尋仇。」

「那怎麼辦？」

我就說：「你交給校長來處理，小孩子打架的事交給我，我會最公平的去處理，你們家長不用操心，交給校方。」那他們都交給我去處理，那就化解了這個問題，真的有很多這些怪事情發生。

梁：在那個年代東九龍是一個十分特別的社區，由黃大仙一直到秀茂坪那邊。

盧：那時有很多癮君子，而學校又是最乾淨的地方，便進來我們的學校去吸毒，我們早上回校看到很多煙蒂、錫紙等物，便知道是甚麼一回事，這真是十分難處理。但一定要處理這個問題，要不然他不斷的來，便將這裡當成吸毒的天堂，但終於也讓我化解了。

黃：那當年你是怎去處理的？

盧：當年我有一位世叔是黑道中人，是我的父執輩，我就向他投訴，他聽說我在黃大仙區當了校長，他就說「死囉」。我說現在死不了，現在困擾我的就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癮君子在我校吸毒的問題，那位世叔就說：「成，包在我身上，只要我下一道名令下去，他們便不敢進來了。」結果又真是沒有再來，那時的黑道是十分有影響力的，與現在的不同，現在的「無王管」，昔日的是可跟查的，可以找到同輩說一聲：「這一間學校不能進去。」自始安寧。所以當時當校長遭遇到很多社會的問題。

梁：那反過來說，何福堂、秀茂坪和黃大仙又是否兩碼子的事？

盧：那直是天淵之別。我在何福堂教書的時候，數個年輕的校長住在一起，逢年過節我們要弄一個大圍欄，因為學生們送來的活雞可不能一時全都吃得下。那些父母十分尊師重道，你有沒有膽子去拒絕他們？要是你不要他們的禮物，他們會非常沒面子的，那個牧師校長跟我們說：「一定要，千萬不

要推卻，鄉村的俗例是逢年過節要送禮，他們又不是送錢來，送錢來你們就一定不可以接受，但要是他們送實物來，你一定要接受。」那就整天養著一群雞，要不然怎能吃得完，也會和別的老師比雞的數量多少，問問別的老師：「你收了多少隻雞？」

又有一位老師喜歡釣魚，有一個學生跟我說：「老師，來我家的魚塘去釣魚。」我問：「你的魚塘養的是甚麼魚？烏頭嗎？在元朗？那很好。」便找了另外兩位年輕的老師一起去，誰不知他的爸爸作弄我們，一早已經把魚都餵飽了，讓我們一直釣，釣了三個小時也沒有魚上釣，他就在旁掩著嘴笑。後來他一下網網了十多條兩斤多重的大烏頭上來，送給我們。又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一個黑點朝我們跑過來，愈跑愈近，跟我們大叫：「阿 sir，早晨……」我們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學生拖著一隻大水牛在耕田。真是意想不到，由這跑遠跑過，我們很高興的叫著跟他打招呼。

那時候在新界教書就是純品，學生肯學習也聽教、品性純良，父母又尊師重道，當時不少大戶、大權的子侄都來(何福堂)唸書。那時說得上是一所名校，65 至 70 年時都是非常厲害的。

梁：你想想當時青山屯門一帶，有哪一間學校比何福堂好，真是未有其他學校……

盧：當時有很多大戶，例如劉皇發的子女都是在這裡就讀。

梁：昨天我又聽馮源說，他是在元朗官小教過，元朗官小的歷史又是十分長的，對不？

盧：很久了。

梁：就是說新界就這幾所學校，照你的說法，荃官也可能還沒開辦。

盧：荃官、栢雨等都已經開辦了。那年我們的聯校陸運會，得獎可多了，校長駕一次車去，獎牌都放不下，要再駕一次車去，方才把所有獎牌拿回去。校長十分開心，說有神秘禮物送給運動員，他就不知從哪裡買了一箱紅蘋果回來，一人分得一個紅蘋果，那個牧師校長真好笑。

梁：何福堂真是教育界中不可遺忘的一個片段。

盧：我覺得官立文商夜學院，是對那些一年制的畢業學生在進修方面作出很大的貢獻。司徒華在裡面(教院口述歷史)有所提及，我入讀的時間比他還要早。

梁：文商是誰人做校長的？

盧：當時是盧子葵

梁：文商作為師訓的機構，把它放在書中也是應該的。

盧：這應該是為師範生提供深造的機構。

梁：是獲得政府認可的？

盧：對，是官立的，我覺得這本書(教院口述歷史)對文商是有所忽略的，只有司徒華稍稍提及，但你們實在要進尋一下，我們那一屆是盧子葵當校長，當中有多人都很喜歡教師範的畢業生，何雅明第二年就當我們的班主任。

梁：還有哪幾位老師在教育界是有名的？

盧：例如張經坤，他就是 King's(英皇書院)的校長，他是第一年的；第二年就何雅明，第三年就是刁玉珍女士，她的英文很厲害，像機關槍一樣。

梁：刁玉珍好像是羅師的。

盧：對，是羅師的。而那些「八股佬」可多了，其中一個最厲害的是曾希穎，是曾昭科的父親，第二位就是蘇文擢，他教得十分精彩

梁：蘇文擢真算是國學的泰斗。

盧：還有羅康烈也是教我們文學的，他是教詞的。而我們也有學詩詞歌賦，學到的雖然少，可是會發酵，當你學刑一點的時候，你就會到書局去追尋，只要我看了幾首詩，我就會去買《唐詩三百首》來看；我學了宋詞，就會買《宋詞選集》來看，要知道自學的力量是無限大的。它就是教會你怎樣去自學。他們會說，沒有辦法他們只能教得這麼多，而我們可以去圖書館找，這些書多得很，這些都是國家的精萃。他們每一個都是這樣說，當然當中總會有一些不好的老師，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梁：既然文商是這麼重要，那我們再深入一點。你的同學輩中有甚麼高人在？

盧：有，我鄰座的是位高官—呂孝端，不知你有否聽說過。何雅明就曾說笑道：

「有兩個人的測驗成績難分高下，惟有一個就給他高一分。」結果一個 72 分，一個有 73 分，呂孝端就是 72 分的那個，我就有 73 分。他很不服氣，他問：「可不可以借你的卷子給我看？」你說他多虛心。

梁： 呂孝端也是師範的？

盧： 他是羅富國畢業的，他是教官立小學的，晚上就去唸文商，文商畢業後就好像去了唸香港大學。

梁： 當日有很多這一類的學生。

盧： 還不止，嚴國雄都是這樣。

梁： 後來在 King's 教的那位？

盧： 他就龜苓膏—恭和堂的老闆的兒子。所以那時候我們去吃龜苓膏是不用錢的，因為他的父親很重視他兒子的朋友，那時候的家長對子女的同儕猶如親生子女一樣看待。

梁： 他是和我同屆的，74 年以 adult 的身份入讀香港大學。

盧： 對他是在 king's 教過的，他還是中英夾雜的教中文。

梁： 怪不得他的風格和我們不同。

盧： 你說是不是人才輩出？當然除了我以外。

梁： 當然不是，這真是十分有趣。

盧： 這真的要追尋一下，我覺得寫得太少了，說實在如果沒有這一間學院，我們的知識是不足夠的。我們又沒有別的道路可行，香港大學我們又不能去，又不能不進修.....

梁： 你當時是九龍英文中學畢業，都算是英文中學，那它的學制應該也是 5+1 吧？

盧： 沒有，我們的年代是沒有 Form 6 的，只有到 Form 5。

梁： 換句話說，你唸完 Form 5 就進師範了。

盧： 對，我們中學會考是 7 月中放榜的，那教育學院 9 月 5 日才放榜，我們不等，又不敢去入職，那時我們找工作很容易的，只要的五科合格，做督察也可以。

梁： 那又多問一個問題，為甚麼你又願意去等教育學院呢？

盧： 實在不由你不等，在教育學院唸一年書，不單止不用交學費，還有生活津貼申領，你說多吸引，但不是吸引我，是吸引了我的先父。當時人人都知道畢業出來教官、津月薪就有 675 元，當時文員月薪 375 元。那我就跟我先父這樣說，他就說：「這麼的高薪？那如果考得上，一定要去唸，你先不要去找工作，先等著。」那我就等，等到人也呆了，就和弟弟一起在尖沙咀「大包米」那裡去釣魚，消遣一下。回到家左鄰右里都看到一封打火漆的信，上面寫了我的名字，大家都不敢打開，我打開拿出來一唸，那些鄰舍以為我中了狀元。當時我穿著那件「俚雞」的校服，每個人都對我另眼相看，說：「這個頑皮仔、乞衣仔怎麼會考上葛師了？」大家都好稀奇。那時候有政治的審查，還未入學，便有人走來我家來審查和跟蹤，看看你有沒有跑去那些書局或看戲院的硬照。之後還有人趁我不在的時候上我家，看我的書架放甚麼書、看甚麼報紙。

梁： 因為你會是搞教育的，必要確保你沒有問題。

盧： 英治的時候很怕左派思想。

梁： 那封信現在還在不在？

盧： 已經不在了，有很大的一個火漆。已經沒有了，有就可好。

梁： 那真是很厲害的，當年柏師收了多少個人？

盧： 還不是叫柏師的，也不是叫第三師範，仍是叫葛師，是葛師收生的，所以我的校服還是葛師的，要三個月後，才按照住址撥了 187 人到老虎岩，要是住香港的就一定不用去，一定是住在九龍的才有機會撥去那邊。

梁： 那是葛師是在.....

盧： 葛師已在加士居道，循道中學附近。

梁：那時你就在加士居道上學，之後就再去老虎岩。

盧：李百強實在有一半的工作時間在柏師，之前他是在這邊教的，他又是跟著撥了去柏師的。所以所有典章文物制度全都依照葛師的。只不過是我們的校舍太過簡陋，所以就沒有木工和音樂等科。如果體育組要上課，就要過去這邊，因為柏師沒有健身室等。

梁：之後柏師就搬了去鶴園街，再之後就是「馬騮山」那裡。

盧：對，之後搬了去琵琶山。還有柏斯在沙田圓州角、沙田圍那裡有分校，現在成了呂明才小學。

梁：我記得我 95 年入教院的時候，沙田已有一間分校，就是在台山商會(中學)。

盧：對，就是那裡。慈航小學、台山商會，中間就是呂明才小學了。

梁：對當我們搬離之後就是呂明才小學。那葛師、柏師的關係，又會否是一個形成一個強烈的凝聚力的原因呢？譬如李百強等人，他也會知道他是後來又在柏師當上了導師。

盧：他是我的導師，第一屆的學生他全認識。

梁：他那麼快便去教師範？他那時不過畢業數年。

盧：對，他是非常年輕的，他第一屆已跟著過來。

梁：那甚麼時候才叫做柏師？

盧：第二屆就改名了。

陳：那你的葛師校服有沒有換回做第三學院的校服？

盧：沒有得換了，你穿上了就是這一套。那時第三師範也不過附屬葛師，就像附庸國一樣。

梁：不過第二年它就能換名為柏師，也算是很不錯了。那即是第一屆就是葛師和第三師範來明名，而第二屆就是第三師範和柏師。

盧：那時後我們有一張畢業照，我搬家的時候捲起來，不見了，而我在法國文化協會的畢業證書也捲在一起不見了，真是心痛。我也送了兩輯書給現在貴校的圖書館，一輯三十多本是攝影的畫集，另一輯中國現代史有二十多本，書太多了，可影響我的生存空間，現在不要的都送過來這裡了。晚一些我也打算送一大輯的攝影畫冊予教院。

梁：教院的圖書館內也有若干箱昔日師範的資料，也需要我們去區分，如盧校長你不介意，又希望緬懷一下往事，也想邀請你們幾位前輩一起去監別，又可在當中憶起不少前塵往事，那相片的簡述亦會更加精彩。

盧：好，你引入了我們的參與，讓我們也有參與感，在區分文物時不會搞錯。

梁：第二，也能夠借助這樣的一個環境，可把當時的情景活現出來。因為我們的感覺一定沒有你們那麼強烈，你們才是真正的參與者，所以也很希望再約一個時間去做這個工作。

還有一兩個問題，你常常說自己是「山狗」那其實是指那一段生涯？

盧：大概在九十年代，93年我有機會去蘭州，有機會看到甚麼是黃土高原，真是泥山濯濯，寸草不生。那時我是帶棒球隊的，那邊就邀請我們作賽，那我就先要看看他們的實力，如果他們太強或太弱也不好。當我看到那些山巒我就問當地的官員，這樣子寸草不生會有村莊嗎？村莊內會有小學嗎？他說有，那我就要去看一下。那時叫我對著那些學生說幾句話，可是一句都說不出來，我看到那些學生，只能不斷的流淚，他們一至六年級臉蛋全都爆拆了，長期缺乏維生素。更可怕的是，學校圍牆外站的孩子比學校內還要多，我問為什麼他們全都跑出去了。那校長就說，那些都是超生的孩子，沒有書讀，沒有人理的。我說那怎麼成，那你們不就有很多失學兒童？在這些山區地方管不了，很多都生三、四個，但也不定第一個就有書唸，要是是女孩、長女都沒有書唸，都要先讓兒子去唸。

然後我再去家訪，那些家庭只是用報紙當牆紙，吃的就是每人一碗麵團，那井水濁得像黃泥水一樣，但已經是飲用水了，我看見樣樣都不妥。我臨走的時候，那些山童一人採一枝野花送給我，有好一大把，你說這有多少人失學？我決定回來的時候要開展一個計劃。

梁：那時你退休了沒有？

盧：還沒，我01年才退休，那時我利用每年的四個假期四處去，那時我是走大西北的，我的計劃叫「黃土高原計劃」資助他們重返校園，每一位學生200

元人民幣，後來發展到每年有 5 萬 2 千多名失學兒童受我們的贊助，規模十分大。後來就由一位羅牧師接手，總幹事蘇牧師叫我不要做這個項目，有另一個項目要我做，就是要去重建危校，山區有很多破爛的學校，要我去觀察、拍照、寫報告，然後該會就會出錢重建，我一想這個項目的難度比光是籌錢要高，而且我要去跑山，有次在蘭州 縣，跑上一個山，有六、七隻黑皮狗向著我吠，連隨跟著那些黑皮豬，加起來有十多隻，那些豬跑得像狗一樣快，都是吃草的，真是豬狗難分。牠們「好、好、好」的對著我吠，我想，這麼「好」？那我也「好、好、好」的對著牠們叫，那些村民看到這樣子覺得很好笑。我也在想也應該給自己起一個名號，我和那些狗也真有緣份，不停的對著我來吠，十分的惡，要不那些村民喝止，牠們大概要撲上來，看自己和那些狗一樣都是滿山走，所以「山狗」不是一個好名，我知道這是那些看管墳場的人的稱呼，但我這個「山狗」是有意義的。一取了這個名稱，因為容易記著，所以大家都知道有「山狗校長」。

梁： 這個項目完結了沒有？

盧： 我們在貴州建了三百多間學校，慈恩會也建了三百多間，何起來建了六百多間，照道理已經沒有甚麼危校吧，原來是錯的，愈建愈多，尚有很多區域未發現。現在四川那邊的學校，做到我死的那一天也未必做完，有七千多間學校倒塌了。要一千萬元一間，當日貴州不過是二十五萬一間，我們出二十五萬，地方政府也出二十五萬，五十萬已經可以建一間很漂亮的學校。「山狗」這個名號，自從我拍了《恩雨之聲》之後，美加等地對這個名稱都非常熟悉，有一團人在溫哥華來的在新疆的五彩池與我相與，當中有一個人認得出我，立即有多人跑來跟我握手。即使我在廣州火車站也有學生問我拿簽名。

梁： 因為你的行動很有意義。

盧： 社會人士都很受落，因為一所學校是多用途的，可以用來開鄉村大會、選舉，甚至夜校，有一些新品種的農作物，如羅漢果，專家說此地適合栽種，但他們沒有種過，便找些專家來給他們上課。當初我在灃縣有間學校掛了四、五個名牌出來，我說這校舍真多用途。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他們盡量利用校舍。

梁： 可見校舍亦是一個社區的地標。

盧： 所以很多商家都樂意贊助，如果有一些要在清明節前追念先人，要為校明名也沒有問題。很多都是出二十五萬，如果不足夠，就由我們負責。

梁：那又如何監管？

盧：就由在南京的總部去監管，叫愛德基金會，那裡有二千多個大學生當義工，滿佈大西北和江南地區。我要是經過某些區域，也會去看看。

梁：現在還是一個全國性的工作。

盧：有，因為我現在還多了一個項目，就是「女子升大」。因為很多聰慧女子都因為性別歧視，結果不能升上高中，那我們就供她們去唸高中，如果高中成績好，可以通過高考升上大學，我們就繼續為她們找贊助人。現在甘肅、內蒙古、廣西都有女子升大班，目標要是她們能考上大學，就為她們找贊助，製造山區的「手袋黨」。

梁：也不是，正如你所說的一個片段，學生畢業後仍帶著你送的手錶，就是有一個感覺存在。

盧：所以老師的影響力真的很大，我們真是學生們的恩師，我現在去他那裡看病，他一毫子都不收我的，我說：「我付不起嗎？」，他說：「凡是教過我的，我都是不收費的。」

梁：這是當老師的最大回報，看到下一輩出身了。

盧：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差仔」在沙田的基覺小學，(那時我在那裡當了十年的校長)，他是沒有人收的，有一天我在過馬路，突然我聽到有人大喝一聲：「盧校長！」我一看，原來他現在是一個運送石油氣的司機，我也覺得很成功，並不是一定要當上醫生、教授甚麼的。而是他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而自己工作又開心。

梁：最難得他又會叫回你一聲校長。

盧：他的家人我都是認識的，因為我那間小學又叫「聯合國小學」，在沙田沙角邨，沙燕橋就是紀念我的球隊—「沙燕少棒隊」，在沙燕橋那邊一直走就是沙角邨。

梁：基覺也是中華基督教會的？

盧：對，也是中華基督教會的，我在那裡服務了三十六年。

梁： 由何福堂開始，這是緣份。

盧： 對一直做到退休，校董會說我有經驗，本來叫我多做幾年，我說不要了，我在教育界工作四十年，由六一年到二零零一年，也覺得煩厭，我現在有的工作，要為山區籌建小學，那他們聽了也覺得是有意義的，就讓我走了。

梁： 又多問一個問題，你覺得校友會的角色是甚麼，或者它的成功之處在於甚麼？

盧： 校友會現時已越來越式微，在還未有教協的時代，教協在 73 年成立，我們校友會搞很多舞會、聖誕舞會、秋季旅行、團拜、學術性活動等都是十分成功的，現在全給教協的活動取代了。

昔日辦學，校友會是一個辦學團體的角色，參與校政，但現在學校都變成了法團校董會，決策方面不需要辦學團體來通過，所以校友會的角色已經是疏離了。

梁： 柏師有多少間學校？

盧： 兩間，一間是何壽基(學校)，另一間是李一諤(紀念學校)。李一諤在葵涌葵盛圍，也曾試過因為屋苑老化的關係，收生只有六、七班，當時我是當校董的，也曾為此而十分擔心，幸好現在有一些新的屋苑。

梁： 近十年來葵涌、葵盛、葵芳、葵興也是這樣的情況，全部重建過。

盧： 所以現在環境不錯，可以回復到二十四班。

而何壽基可慘了，在屯門田景邨，田景邨已經老化了，加上附近有數間名校在，所以十分吃力。我們今年開辦小一，幸好在深圳灣那邊找到十多個學生，都是在香港出生的，再加上本地的十多個，就剛剛可以開班。

梁： 屯門的情況是令人擔憂的，因為在社區裡，每一個屋邨都是非常獨特的，而且它們差不多都是同期興建，所以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盧： 我是十分清楚的，我 91 年去沙田，看見滿街都是小孩，我們收生真是應接不暇，當時關定輝打電話來說要無上限，請幫幫忙，我說老師可不是這樣說，已經每班四十八人，還要無上限？他可十分擔憂，因為學生太多了。如今人口老化，所以基覺小學明年 8 月就要結束了，隔鄰的沙角小學已經

結束了。

梁：沙田相對尚有一些新的私人屋苑，但屯門可沒有。

盧：我是十分擔心屯門的情況。

梁：透個這幾天與不同校友的訪談，也發現你們的貢獻真的十分大。

盧：我覺得有一個對我們教育界十分大的侮蔑，就是說我們進行「填鴨式教育」，我到後來就會說，因為中文是部首式的文字，如果不用「填鴨」的方法，學生是執筆忘字。以前有人取笑我們，說我們學校成績好，是因為「填鴨式教育」。但我們中文是世上最難學的文字，它不是拼音組成的，我也試過一次忘記了「引導」的「引」字怎樣寫，當了幾十年校長也記不起怎麼寫，幸好有一本《粵音韻彙》翻查它的相同讀音，才把字找出來。所以這些工具書是十分有用的，你會讀那個音，就可把那個字找出來，筆劃越少越易忘記的。所以說要小孩牢記字的筆劃，操練是必要的。

梁：我是十分同意的，要是想寫出好的中文，是要自小開始熟習，詞彙要豐富。

盧：我們五、六十年代學英文，那些西婦可十分兇，每天放一份西報在桌面上當是教材，每天就拿著這份西報，就著當中的標題來討論，由 Form 3 到 Form 5 都是這樣，那有甚麼可能英文會不好呢。所以我們十分容易就拿到 C 了，因為每天都是這樣的訓練，試問教中文的又怎會拿著一份《明報》與學生討論文章的寫法或是標題的用字，這是活的教材。

黃：我想問一個問題，既然校你說官立文商是這麼重要，其實它當中有沒有設入學考試，或者它的入讀資格是甚麼？

盧：如果你是師範畢業生，拿到它的證明，而證明又是有兩張的：一是一張紙，以英文寫出，證明你選擇的科目都合格，這不是畢業證書，只要拿著這張證明，證明你是某年於師範畢業的，就可以。但要畢業後才可以去讀，沒有畢業是不行的。

但不是師範生也可以去唸，不過他們就要經過考試。

梁：我懷疑是那一些沒有在大學畢業，可是在政府工作的人。

盧：有一些是奇才，中文十分好，他們是在商業機構工作，但也來讀。

梁：那政府設立這個機構其最主要目的，是否是為了師範的學生，作持續的進修？

盧：沒錯，作持續的深造，而且也真是達到了目的。我們回想一下，當年每晚在香港大學的陸祐堂上課，真是十分辛苦。

黃：上課時間又是怎樣的？

盧：晚上上課，到大概晚上 9 時 15 分放學。我還記得放學時替何雅明拿著工事包，送他回九龍塘的家，他問我又是住在九龍塘的嗎？我說我住在油麻地的。他說那怎好意思。我說替老師拿一下工事包有甚麼所謂。他的工事包是特別重的，我是年輕的當然要替他老人家拿。一路上乘船坐車我也在問他有關我正在唸的課外書的一些意見，也拿出來給他看，他一看就說：「你已經看這些書了，這些書都是大學的課程。」我說能夠看的都看，因為看書的力量是無限大的。

黃：那時候的課程又是怎樣的？

盧：它的課程有很多方面的，主要都是中國的文學、歷史，例如第三年我們讀中國的近代史，由鴉片戰爭一直教到國共和談等，都是血淋淋的歷史，大家也聽得十分心傷，那位老師好像叫李定一。

梁：這位也是到了中大的。

盧：中文是主要的，一星期會有一晚上英文的課，十分珍貴的。

梁：那主辦的機構都是教育署的？

盧：應該是，現在好像還有運作的。現在夜師(ICTT)已經沒有了，不過要查一下。司徒華也是十分清楚的，他文商畢業比我遲，可能他太忙了。

梁：可是他是葛師第一屆的。

盧：對，他比我早十年師範畢業，但他文商比我遲，但他終歸要去讀文商。

梁：真的十分高興，與羅師第一屆的畢業生談過了，也與柏師第一屆的談過，尚欠葛師的。這三所師範的成立，正正體驗香港不同時期的轉變。

盧：當時的收生十分嚴肅，我記得是十取一，甚麼人都會去報名，我也不過去試一下。當中又有筆試、口試，口試是五、六個考官在問，又需要照肺，照肺方面有多人不過關的，還有政治審查，有些人放不到榜的，有可能就是政治審查的原故，因為很多家人是左派的，那就多數不成了。港英政府對左派思想十分敏感的，常常有暴動，有暴動就要戒嚴，不能上街，菜也買不到。

梁：那時我唸 St. Paul's Boys，她的校服是白恤衫、藍斜布褲，當時我住在荃灣，常常走路到「咸魚欄」坐到深水埗的那條線路的車，「咸魚欄」可是當是左派機構的重點，經常有警察在，所以一定要配戴校章和領帶，那條領帶本來夏天是不用的帶的，但是說甚麼也要帶著。

盧：十分敏感的，當時面試的時候問我讀那一間小學，我說是香江附小，讀過一年，他就問究竟是「香江」還是「香島」？

梁：謝謝你的接受訪問。